

粉红色的 车间

陈冲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粉红色的车间

陈冲

花山文艺

247.5
60

花山文艺出版社 陈冲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陈冲著

5247.5
960
1

039567



女子学院 0030537

粉红色的车间



粉红色的车间

陈 冲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960毫米 1/32 9.625印张 160千字 印数:1-5,200 1988年3月第1版
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-80505-056-2/I·56 定价:1.55元



作者简介

陈冲,男性,原籍辽宁,实鲁人也。公元一九三七年生于天津,为长子。幼喜文,颇聪颖,而性殊顽劣,思多不羁,语辄乖张,十四岁投笔从戎,尝作杂文,后进工厂谋生。既长,得“右派”帽,困顿潦倒二十余载,而性不少移,志不或夺。得平反,竟以不惑之年,跻身初学习作者之列,投稿退稿,起劲如学童,终以《无反馈快速跟踪》为心通者知,复有《厂长今年二十六》、《小厂来了个大学生》等侥幸获奖之作,火速升为“作家”,或竟有论其骄傲者,而其心其性其学其识其言其作,仍不过学童而已。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信哉斯言也,岂有他欤!

——一九八五年作者自撰“小传”

内 容 提 要

被认为有作风问题前科的工程师薛士纯，竟然挑起了郑阳市塑料二厂改革的担子。那么，他如何挑上的担子、又面临怎样的处境？周围的工人、干部如何对待他的突然出现？哦，还有那始终钟情于他的女友，已经等了他十年……

相信这部内涵丰富的作品，会引起您的深思。

第一章

名实不副是常有的事，何况名本身、实本身又往往模糊朦胧。先从一个姑娘被分配到粉红色的车间说起

亲爱的读者！您竟然愿意读我这部长篇小说，我感到万分的荣幸！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虔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！

现在的刊物、书籍是那么多，而且一本比一本写得好，既深刻，又有趣，以至我非常怀疑这部长篇能不能找到读者。然而您现在已经开始来读它了！那么，我一定要想方设法使您不至于读到半截就再也不愿拿起它来。不过，那得看我往后写得怎么样。现在，您对这部小说还一无所知，那究竟是什么使您对它产生了愿意翻一翻的兴趣呢？

我猜想，或许是书名吧。

您或许以为这本书是写改革的，因为书名里有“车间”二字。您也可能估计这本书是写爱情

的，因为那“车间”是“粉红色的”。噢！我明白啦！——您这时大概又会恍然叫道，这本书一定是又写爱情又写改革的！如今电影院里常演外国片，每每可以看到外国男士或女士朝侍者食指一勾：“来两份加冰块的威士忌苏打！”外国人就这么格涩，好好的威士忌酒，偏要掺上苏打——那不是治胃酸过多的药吗！还要加冰块——冰块化了就是白水呀！咱们中国人喝酒讲究味儿要浓烈醇正，而且认为喝差样的酒爱醉。不过，中国的作家写起小说来，还是喜欢兑这兑那的。

您挺内行。不知您是否还知道，即使是又写爱情又写改革的小说，情形也有不同。有的主要写爱情，掺点儿改革，是为了增加“时代感”。有的主要写改革，掺点儿爱情，是为了提高“可读性”。

您干吗不猜这本书可能是惊险小说？苏联有部惊险片，叫《银灰色的粉末》。您瞧多象！而且，您见过哪个车间用粉红色刷墙，或是哪种机器仪表用粉红色装饰吗？没有。因此，“粉红色的车间”说不定是一种象征，而这本书，就可能是一部哲理小说呢。

江凌波刚听说把她分配到“粉红色的车间”时，怎么也猜不出那是个什么车间。等到那位脸上有几块横肉的大嫂领她到那儿看过以后，她又怎么也弄不明白这车间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名儿。

这里没有一丁点儿粉红色的东西，甚至没有一丁点儿能让人联想到粉红色的东西。

亲爱的读者！现在您大概明白了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，只看个开头，甚至只看看书名，读者就能一目了然它写的是什么，那就是作者犯了渎职罪。关于本书书名的由来，作者将在最后一章给出答案；不过有必要在这儿事先提醒您：如果您不是从头看到尾，那答案您仍然看不懂。

江凌波是个聪颖过人的姑娘，然而她也是一直到后来才弄明白“粉红色的车间”的全部含意。一九七七年，她十七岁，从郑阳市要武中学高中毕业。她哥哥五年前就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去了，因为再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，根据“身边留一个”的“精神”，可以“照顾”她不上山下乡。既然是“照顾”，单位和工种就不能再有什么挑剔了。那时候，宣传部门和劳动部门虽然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，配合得却不够好。不，岂止不够好，说他们南辕北辙也不过分。宣传上讲的是把一生交给党安排，劳动部门那儿却是条子、电话、手榴弹、“大炮”满天飞，都要来安排安排。宣传上讲的是只有社会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“安置办”和劳动局那儿却是细之又细地分了又分。国营、大集体、区办、街道办，这是四大等级；技术工种、熟练工种、服务行业，这是三大门类。最俏是公安，次之是卫生，当司机是

掌握方向盘的，但还得分开的是大车小车。不分得细点还真不行，因为等着要安排的人也各式各样，三六九等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老干部落实政策，一度流落他乡的子女纷纷回到身边，吃了多年冤枉苦，理应好好安排。知青们开始陆续往回抽调，军队复员也比往年多。曾经受压的一派如今翻过来，他们的子女过去受了株连，现在也得适当调整。这样一排，江凌波就给排到了最末一等的最末一级。这就够“照顾”的了，须知她爸爸不仅是个“臭老九”，同时还是个“臭老右”！那时候右派——包括“摘帽右派”——是个什么地位，您只要看过《十月风云》就知道了。在这部揭露“四人帮”的电影里，为“四人帮”帮派骨干出谋划策的，就是一个右派分子。

劳动局把江凌波分配到第二轻工业局，二轻局把她分配到塑料制品二厂，塑料二厂革命委员会又把她分配到粉红色的车间。这个车间的活儿是压制胶木件，使用的设备是手搬压力机——工人们把这种机器简称“大轮”；江凌波的工种就是摇大轮。这车间的南墙是挤塑车间的墙，北墙是注塑车间的墙；它本是两个车间当中的一块空地，两头一堵，上面搭个顶棚，就又成了一个车间。通风和采光自然是谈不上，好在有电。东西两头各装了三个强力排风扇，顶上则吊了几盏碘钨灯。江凌波从此开始在碘钨灯底下摇大轮。

一摇就是七年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，农历三月十四，星期六。这天刮东风，塑料二厂的院子里，弥漫着一股甜腻腻、臭哄哄的酒糟味。它东边有一家酒厂。

下班时间快到了，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显得多了些，甚至有那胆大的，仨一簇俩一伙，站在道边，墙角，说些闲话，从物价到舞会，从厂里的酒糟味儿，到明天是“正日子”的三月十五齐谷庙会。从压塑车间（亦即粉红色的车间）传出来的摇大轮和磕模具的叮当声，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拉、零落。陡然间，响起一声郁闷而又亢奋的马嘶，叫得很响，很突然，可是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惊讶和注意。工厂里养马，按说是件怪事，不过已经养了近两年，人们也就不再觉得怪了。厂子北头有一排红砖红瓦的平房，是本厂厂部及各种室的所在地。平房东头是卫生所；紧挨着卫生所，用青砖接出了一截，就是马厩，槽头上拴着一匹黑褐色的毛长耷拉鬃的瘦马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喂的，这马两年来日见其瘦，越瘦越爱叫唤，马粪味儿也越传得远。

马厩再往东，有一间孤零零的小房，过去是烧开水的锅炉房，后来还当过堆废品的仓库，现在则是工程师室，本厂唯一的工程师薛士纯就在这儿办公。不过，他实际上根本无“公”可“办”，

039567

所以显不出有什么不方便。况且这样安排原是出于对支部书记和厂长的方便——他们可以很方便地监视他。只要他在办公室里，门口外面就常有一个壮汉来回溜达。

现在是例外。那壮汉被叫到党支部开会去了。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会，有一项重大的“战斗”或“革命”行动，需要周密布置。

小房里面的薛士纯，并不知道外面对他的监视哨已经临时撤消。他没准备搞什么越轨的行动，所以也就没去关心有没有机会。他正在看一本《决策学》，看得专心致志，津津有味。

有人轻轻敲门。

“谁？”他头都没抬，漫问了一声。

敲门的人没有答应，却轻轻推开了门。听到开门声，他才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，想看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人物竟敢来找他。可是那门只开了一条小缝，从缝里塞进来一块纸，在那纸片落到地上之前，门已经重新关上了。

薛士纯反应极快。几秒钟之内，那叠成四折的纸片已经展开来拿在他的手里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时、莫将在下周一开全厂大会批斗你，请你做好准备。与其为鬼雄，何不做人杰？

条子的内容并不使薛士纯特别吃惊。党支部书记时明国、厂长莫少青，早已把他薛士纯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；而从时、莫二人平时的为人行事，搞一次全厂批斗之类，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。让薛士纯惊异的，倒是这张条子本身。这悄悄给他报信的人是谁？谁能写得出这一笔娟秀、漂亮的字体？谁能用得出“与其为鬼雄，何不做人杰”这样的词语？

他飞快地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监视哨撤了。看来是叫去布置星期一的批斗会去了。附近只有一个人，正沿着那排办公室平房往西走。从背影，薛士纯立刻认出那是江凌波。她穿着一身过于肥大的旧工作服，可是那身材，尤其是那步态，是厂里任何别人都不可能有的。这条子会是她写的？不错，这个厂里，大概也只有她能写出这样的字体，能用那样的词语；可是，这却跟她的性格不相符。全厂都知道，江凌波是个绝对不招惹是非的姑娘，清高、孤傲，又非常超脱，上班来，下班走，任何纠纷从不沾边。

而这条子的倾向性却非常鲜明！

薛士纯把条子收起来，决心暂时不再猜测它。水到渠自成，瓜熟蒂自落。时间到了一九八四年的春天，薛士纯深信时代面临着转折，生活面临着转折，各种人，包括他自己，都面临着一次震撼灵魂的转折。

批斗会。他想着，又微微冷笑了一下。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八年之后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五年之后，一些好心人可能不相信还会有这种荒唐事；然而薛士纯相信。不过他毫不胆怯。不，他简直有点儿跃跃欲试了。江凌波——假定是她——说得好：与其为鬼雄，何不做人杰！这话，在别人看来，或不免有点儿费解，但是他一看之下就能心领神会！

他展眼环顾，又不由得微微摇摇头，轻轻叹口气。一看到这个厂子的寒伧模样，他就感到心疼，甚至内疚。无论如何，他来到这儿已经十年了。十年里毫无建树，且莫说对不起别人，首先就对不起自己啊！

所以他盼望转折，哪怕是从一次批斗会开始。难道他还怕批斗吗？

有一阵小风习习吹过。立刻，那带点儿草香气的马粪味儿变淡了，鼻息间充盈着甜腻腻、臭哄哄的酒糟味儿。今天刮东风。东风是春天的风。酒糟味里，是不是终究含着一点儿哪怕是处于原始状态的乙醇成分，让人闻着不免有点儿醉意？

无论如何，对于塑料二厂来说，刮东风，闻酒糟味儿，要算是最幸运的时刻了。如果是刮南风，厂里就会弥漫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强酸味儿；不知道是盐酸还是硫酸，或许两样都有，反

正南边的化工七厂里堆放着这些东西。北边呢，有一家织染厂，刮北风时，就会送来一种潮湿的、腐烂的、又怪又邪的味儿，让人胸口发闷，就象怎么呼吸也缺氧似的。只有刮西风的时候，厂里没有明显的怪味，然而薛士纯知道，西边有一家线材厂，那个厂的漆包线车间有两个大排气筒，筒口不断排出味儿不大但是有毒的气体，主要是苯。那个车间里的工人有保健费，可是周围的人们谁给保健？反正谁在下风头谁倒霉就是了。

多少年来，郑阳市就是这样发展工业的，据报上公布的材料，目前的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二十七倍。实际上又岂止一个郑阳市？

是该变一变了！

变革时代不仅产生新事物，也产生某些名实不副的怪事物。书记和厂长准备批斗工程师，工程师去逛齐爷庙会。他在庙会上遇见了……她

显贵胡同是一条小胡同。在郑阳，说一条胡同“小”，主要是指它的气派小：道儿狭窄，曲里拐弯，房子老旧。显贵胡同就是一条这样的胡同。不过，它实际上很长，很深，容量相当大。它的门牌排到二百来号，住着五百多户人家。

住在这条胡同里的并不是“显贵”；现在不是，从前也不是。显贵胡同这个名儿，其实还是解放以后改的。说起来，这得归功于解放初期市政局里的一位聪明人。这人究竟是谁，我们还没有考证出来，总之是个聪明人，是个极有天才的文字学家。一九五〇年，人民政府决定从很拮据的财政预算里挤出一笔钱来，给全市所有的街道、胡同换上新的路名牌和门牌。这在当时，要算一桩颇有气派的举动了。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市民们，为此而奔走相告，喜气洋洋。紧接着，就有爱提意见的市民到市府大院去提意见，甚至还有直接找市长（准确地说，是军管会主任）提意见的，好在那时候市民找市长很容易，虽然并没有特别规定的市长接待日。市长很虚心地采纳了市民们的意见。其实，市民们不提，市长和别的领导同志也都想到了。那时候，当官的和老百姓很容易想到一块儿去。于是乎任务一级级交下来，最后交到了那位天才的文字学家手里；趁着换路名牌，把那些反动的、落后的、体现旧意识的路名都改一改。这一改，很改得扬眉吐气！有一条路，原先叫“罗斯福路”，改成“和平路”了。据说曾有人主张针锋相对，改成“斯大林路”，可是遭到了文字学家的批驳：那条街太小了，街面太窄了，早年间两顶四人小轿对面相遇，抬轿子的得把轿杆斜顺过来，才能勉勉强强擦肩

而过；这样的街道，用伟大的世界革命导师来命名，实在太不相称。科长肯定了他的意见，无形中他就渐渐成了改名的权威。有三条比较主要的街道，原先叫“民主路”、“民权路”、“民生路”，现在则改为“裕华路”、“光华路”、“兴华路”。随后，我们的文字学家乘着余兴，又改了一些较小的街名和地名。东关附近有个“寡妇桥”，相传咸丰年间有个贞节义烈的寡妇在这儿投清水河自尽，现在改名为“多福桥”。有个曾经是屠户们聚居的地方叫“杀猪胡同”，现在改称为相当文雅的“撒珠胡同”。诸如此类，还有许多。那么，显贵胡同的原名是什么？原来它叫“见鬼胡同”，传说雍正年间，十三号门牌那个大宅子里闹过鬼，怎么念经、超度、做道场也震慑不住，有个云游道士路过这里，让给胡同起了这个名字，取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”之意，果然从此太平无事了。

胡同里的居民们对这个新名很满意。一百七十七号门牌里一个挑货郎担的，表达了群众的心声：解放了，劳动人民正合当是新社会的显贵！至于此人后来被定为小业主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还颇吃了些苦头，那是后话，况且定他小业主也并不对，在他死后已经落实政策，予以平反，恢复名誉了。

显贵胡同的居民，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，

五行八作，干什么的都有，只是当时郑阳市工业还不发达，所以真正的产业工人倒并不多。除此而外，也有几户勉强能算大户人家的，或者不如说是已经败落、但还没败到底的旧大户人家。薛家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七十六号门牌是一座不大、但还算规整的四合院。这院子，早先全是薛家的；现在呢，照名分仍然全是薛家的。不过，目前薛士纯自己只住着两间西厢房；这是初步落实政策的结果，而其余部分的政策，则尚在落实之中——亦即尚未落实。对这个，不仅有关当局不够积极，薛士纯本人也不够积极。他独身一人，住不了那么多房，更管理不过来——单是扫一回地，就得多少时间呀！这样，住在这院子里的李、郭、丁三家，和薛士纯的关系就处于极其微妙的状态。首先，他们是有利害冲突的，因为一旦给薛士纯落实政策，这三户就得搬家。然而当他们得知薛士纯对此并不积极时，就又有点儿感激他，小事上还有点儿巴结他，无非是希望他永远不积极下去。最近，市房管局盖了不少新公寓楼，这三家的心理又发生变化，开始希望他积极起来，因为如果让他们搬家，就有可能住进新楼里的单元套房。不过薛士纯对待那三家人的态度，却是很随便自然，又很相宜得体的。这自然与他的家教和性格都有关系。跟街坊邻居们相处，他很有点“不拿自己当